

籌
遼
碩
畫

二
九



籌遼碩畫卷之三十一

巳未孟冬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管理練兵事務徐光啟題爲兵事百不相應微
臣萬難稱職懇乞

聖明速

命廷臣從長議妥以計安攘事臣荷蒙

皇上非常之遇委以練兵事務時臣業于本月十

五日條陳急切事宜十款恭候

命下同各衙門逐一施行然以未奉

欽勅諸凡事理皆約畧言之實不知所練何處兵
士爲數幾何也如愚見最多不過挑選精壯
二萬人就于京營左右陸續建立營房二千
間工部陸續支給器甲車輛材料四十餘萬
兩戶部每年支給糧餉五十餘萬一應軍資
得各該衙門逐一應手臣再求副二贊畫四
五員博選良將數十員一面造器一面練兵
一年之後庶幾可用萬一不測未及成軍而
醜虜長驅深入重地則先教之施放火器聞

得內府厰庫大小火砲多如山積若以此二
萬之衆與京營兵協同守禦再行建造敵臺
改造火砲堅壁清野賊雖十萬來攻必令時
刻之間盡燬于堅城之下此臣之本計也若
製造未精教練未就雖十倍敵人之衆必不
可戰遼東三路可爲殷鑒矣然臣近喃之戶
部諸臣咸言此餉毫無措處目今通州民兵
月給亦係借用不可爲常計在工部亦復不
易而通州先到山西民兵數三千尚皆露宿

目今天氣漸寒若非速建營房將何棲止昌平天津兩處何獨不然然則如臣所計約畧二萬人衆尚費若干措處乃近聞兵部計將各省民兵四省召兵并近議召募八府民兵約共六萬衆分駐三處一切教練盡屬于臣此則臣力所必不勝亦今日所必不能辦抑且目前日後皆有危險之形不容不瀆陳于皇上也夫承平旣久廢弛已極而遽求精兵未易言也戚繼光昔時名將身經百戰其在浙江

止能選練三千人爲鴛鴦陣以勝倭然倭奴亦無大衆後來總理薊鎮譚綸爲總督兩廣提挈司道偏裨皆一時之選又以浙中舊練新兵三千爲之基本將欲練兵六萬爲出塞之舉畢竟不能只得增募南兵二萬月餉悉一兩八錢教練三年而成又用主兵班軍之力建造三層敵臺千二百座所以薊門安枕至于今日然以匹馬不入爲功未能與強虜決機兩陣間也蓋練兵之初其難若此臣無

譚戚之才無經歷之素無慣戰之精兵良將
欲以一老書生奔走竭蹶令於歲月之間統
烏合之衆練成精兵六萬其將能乎此則臣
力所必不勝者也戶部舊新二餉支吾遼左
尚恐不足新兵糧餉若薄與無兵同即使酌
量中數六萬之衆亦須歲支一百二十餘萬
工部器甲除內府大砲外無一堪用者皆須
新造造不精利與無兵同須應支給料價一
百餘萬兩就得料價而一甲一銃皆須數十

日工何時齊備堪以對敵至于營房一節一
衛二州各該建造二千餘間又須在日今半

月內完工過此沍寒上功難成兵無着落矣
凡此三者皆今日所必不能辦也大衆所在
食用不給衣服不完人情當何如數萬之衆
悉令露處寒風翔雪之中人情當何如旣爾
饑寒救命不給何由朝夕練訓萬一寇至又
負六萬虛名必將責之以戰朽甲鈍戈裸裎
徒跣勝負當何如此則目前日後危險之形

也夫以天下重徵疊募之兵盡付于臣以索
餉製器建立衙門安插士衆之事盡屬于臣
而且齟齬在前險難在後正如未經力作之
人偶主家事事勢急迫勉強負荷卽一夫之
任尚未知其能勝與否遽以五人十人之擔
悉委之又使履危涉險此其人惟有顛蹶而
已一人不足惜如僨事何哉伏望

皇上立刻勅下戶兵工三部會同九卿科道酌議
停當必須用衆六萬於三處安插者戶部合

當預計餉銀若干於何出辦工部預計器械
車輛火藥料價若干於何出給兵部預計馬
匹料草若干於何取用一衛二州三總速令
預計每處兵二萬有無房屋棲止無則作速
安頓建造營房作何措辦可以刻日速完一
一妥當然後做譚綸戚繼光事例分

命廷臣三人各設副貳餉司贊畫并應用員役分
駐訓練臣之不肖願當其一雖則如此既成
之後亦只製造大砲分守近畿諸城而已必

欲與奴賊交鋒接刃自非博選天下奇才一
二萬人製造極精器械一人食數人之餉教
命我練經年必不可用也臣明知無倖可僥而猶
勉強支吾今日知事之不可而謂之可是爲
欺君之臣他日知兵之不可戰而令之戰必
爲僨軍之將此兩者臣不忍爲也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尊德題爲遼陽若陷
宗社卽傾懇乞

聖明速發帑金以濟危急之需以免覆亡之禍事

皇上竊自逆酋犯順以來至于陷開原滅金白

皇上因廷臣叩闈急請于人政亦有舉行如考選

俞允又十人矣夫言官之設所以植忠讜也今非

彙徵于國家閒暇之時而迫取于四郊多壘

之日非舊制也卽以遼警諭則堂官于職原

擬差守東直門者乃反以按差而出則是職

不得借箸於見形察影之先而又不得效死

于强弩衝城之日亦非其願矣蓋惟

皇上爲左右近習所蔽視遼事若尚未急故如此

皇上今據李光榮塘報則奴賊攻遼陽只在此月
 內矣賊既無北關可虞此番必悉眾來以重
 兵壓我遼能支乎若使軍士用命虎慙諸酋
 助我遼陽尚有生意而撫臣周永春計所以
 處此者必用二百萬金乃司農無可措處自
 不得不急求之內帑是此二百萬乃救遼救
 京師緊急之着而其實在內帑不過九牛一
 毛爾職謂此議既出諸臣又已請之
 皇上則不惟遼軍士知之延頸待哺即朝鮮虎慙

宰賽諸酋豈不知之而曰中國將有以惠我乎儻我無以遂其欲則遼軍方思逃死奴酋方在勾挾諸夷之時虛願不至幡然灰心而折入于敵則遼盡亡矣遼亡而京師可守乎皇上能保有此如山之積而不爲盜賊劫去乎則此數當何如急發諸臣當何如急請者今戶部亦不必執言千萬使

皇上又疑以爲諸臣大言要我輔臣亦不必遲遲然強而後可使

皇言通石畫 卷之三十一
皇上謂輔臣原無心苦我無人，有至有不至無日。
有請有不請，個個齊心時時泣候，再得完此。
二三百萬之局，以濟經臣東撫犄角之用，可
也。悲夫！遼東數十萬軍民爲封疆被殺，今數
萬窮軍爲封疆死守，而金白二酋不侵不叛。
今爲我不屈被滅。

皇上能勿動念乎？而後覈夫前此四百萬之費，楊
鎬作何支銷？今此陸續所發，道府有無冒破。
該係數萬緊急當用之費，該部卽題知徑給。

而不必請

旨內而戚里大族連雲廣廈一費不下二十萬何不倡率多助以示同休共戚之情外而戶工關廠所有羨餘大處不下數千餘金何不各爲捐出以爲保國保家之計至于山西懷隆一道山東長清一縣二官于昨歲地方加派皆以自己節省抵完民無與焉賢者所爲若此而况東南財賦之區各省善僻之地猥云不足則兩院當明示以著此一項爲薦剡之

有無可也若夫川兵旣爲賊所畏則經畧所請各處土兵該部卽當星夜催督而至于遠方撫院亦不必論部咨有無俱該便宜調募設餉遣來急着在京遠之有恃緩着在遠近之速赴蓋遠兵來而難去故只有戰守之情更得多來聲勢相倚守望相助豈不得力皆如川中兩院實心料理調度有法兵餉俱得其用豈非急公之義乎且事已至此不得復顧騷擾所當節者京官家眷無故絡繹南回

往往動搖人心騷擾驛遞今後兵部勘合宜
從酌與減得些須供億以奉援兵亦一便也
而職重慨夫瓦解之勢忽見于全盛之時人
諾諾而俱摧氣奄奄而不振千難萬難之餉
以安家行糧而給兵士在途爲亂逃去爲賊
遠無一分之益地方受萬分之害至三韓人
民財貨并各處兵馬器械盡爲敵資楊鎬李
維翰李如栢之罪可勝誅哉幸有熊廷弼整
頓周永春撫卹兩人鞠躬盡瘁儻在一二年

前用之豈惟保遼且可滅賊而今晚矣大厦已傾恐非一木所能支也天若祚我則惡亮必有幹魯之禍庶可息肩而不然者存亡之機決於此矣且就令賊不得遼而我兵安得不守遼虛海內以供大壞之一隅一切兵餉所歸如掃雪填井究竟何日且各處旱荒疹疫所在俱是人皆無固志而有遠心萬一如劉七者起于其間一唱百和誰爲抵對然則奴不促我我將自促天下大勢已見于茲何

諸臣之泄泄也職言及此欲叩闈無從伏惟
皇上惕然恐懼卽賜發帑金與羣臣共圖定傾之
計無致噬臍莫及將社稷靈長終賴之矣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遼勢甚危遼餉甚急臣
計甚窮謹再合詞三懇

聖明速俞前請速發帑金以救萬分迫切事前舉
朝公議遼左危在旦夕欲急救援惟有請帑
一着是以合疏上請臣復再疏叩闈冒瀆

宸聰冀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皇上試一省覽則危亡之狀已在燃眉未有不憐
臣之苦俞臣之請卽允發帑以救目前之急
者今靜聽數日

俞旨杳然豈舉國以爲急而

皇上固緩之乎近日塘報謂奴志猖獗刻期必犯
遼陽此危急存亡之秋也且遼餉槩加月費
銀三十萬遼餉將絕求接續不可得况調兵
源源方來則費餉浩浩何極蚤夜憂惶不勝
疚心疾首而莫知設法已蓋臣初設法尚可

那借尚可加派尚有搜括至今則更無可借
之門更無可派之路更無可括之孔矣千愁
萬慮無可應手之處千懇萬懇惟有發帑一
着須蚤發乃可以應萬分之急可以救三韓
之危而慰中外臣民之望須多發乃可以鼓
軍士之壯氣可以收將離之人心而明朝廷
之德意卽奴酋聞我兵旣集我餉益充當自
奪氣當自退服將遼陽安京師與之俱安天

皇上下臣民舉安如

大事為思

兵馬軍國應

皇上不爲介意必悞大事試思

國家更有何事重大試思目前更有何事緊急

此之不圖惟金錢是靳豈

祖宗二百年來基業不足爲重惟金錢爲重乎

聖子神孫億萬年統緒不足惜惟金錢可惜乎中

外臣民億萬兆生命不可保惟金錢可保乎

恐目下奴酋狂逞意在長驅萬一遼陽不保

則中原板蕩此時卽盡傾內帑付臣之手臣

亦無所措此時卽責臣罪臣而中國已淪于

腥羶則何益矣伏乞

皇上立檢前疏如臣等所請照數發出以應蓋當
此時勢危急實不能少待須臾者臣等雖欲
少待如饑軍之不能待逆賊之不肯待何也
其各省直一切新增應解錢糧臣已具題差
官星夜催督一時難以蹴至眼前無以應急
舍發帑計無復之矣臣等再率十三司官齊
赴文華門恭請

○遼東巡撫周永春顯爲河西兵馬單匱懇乞

聖明速勅請兵戍守廣寧及三岔等要地以壯聲
援事准熊廷弼咨據撫順關把總許繼盛押
解回鄉二名竄成志竄萬全供稱係瀋陽人
在撫順地方榆林屯住去年四月被擄去今
從新寨子晚間起身從關口進境隨審奴寨
情形稱奴賊人馬俱已調在新城要在本月
內撫順進搶遼瀋地方等情據此看得奴賊
攻陷北關之後杳無動靜固逆慮其必來雖
屢經申飭各將領嚴備去後但兵不足合行

急調爲此合咨貴院挑選精銳馬兵二三千
督令慣戰驍將統領卽刻前來立等防援等
因到職職查得河西兵馬寧前錦義等處二
處共調過精銳慣戰者三千五百二十員名
無可再調職標下新招家丁三千名除挑選
一千六員名護送經臣東行未經發回見在
止有二千強半無馬匹盔甲此外有新兵三
千無官統領暫委原任遊擊孫守仰督令挑
築壕牆見今未完一切訓練蔑如也東事日

急職又挑選一千兌給馬匹盔甲遣發東行
見在止千二百此則俱無馬匹盔甲者也其
正兵左右翼三營原額軍丁八千五百二十
四名除總兵李如楨帶去一千四百八十二
名又各項差役如關西塘驛沿途撥馬及青
黃紅藍旗塘砲捏堡貼防等項二千六百二
十五名見在存城各過往差役者止九百六
十八名此外又有分巡道議兵四百五十一
名除挑去東征一百六十一名見在止二百

九十名此則廣寧見在兵馬之大略也職不
得已將山東步兵二千天津步兵四百與經
臣往返商議留在廣寧訓練其堪戰應急援
兵職俱催發遼陽不敢留一人不敢遲一刻
矣

皇上試思遼陽兵馬將近八萬尚虞難守廣寧兵
馬僅僅如此何恃而不恐耶職竊謂廣寧非
添兵馬二萬不可也然欲守廣寧須先守三
岔河今河東之三岔堡河西之西寧堡兵不

滿百卽今姦細充斥尚難盤詰若待虜縱橫
何資防禦昨據署海州叅將事沈大材稟稱
本月十五日申時據乾糧塢看草屯民并管
草軍丁等拿到姦細一名黃子要供稱係蓋
州人四十六年被虜在奴酋寨內今聞海蓋
一帶採打青草差子要同真夷三名稍帶火
鑰火石燒燬青草恐人知覺將子要扮成女
人形像下穿女鞋膝褲向王家乞討飯食又
用棉花討火王家疑是姦細捉拿細問供吐

前因又供奴酋李永芳商議先於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等情到職爲照三岔河係廣寧門戶而海州與遼陽聲勢又須連絡方成犄角之勢劉孔胤宜速領家丁駐防海州再以健兵萬人佐之分布鞍山一半遼陽急則領兵趨援三岔河西則用麻承恩防守除家丁外亦以萬人佐之多備火砲火器阻水爲營奴或不敢長驅也又照金蓋四衛海運餉道之所奴酋垂涎已久近據海蓋道副使康

應乾稟稱岫巖有現碑之事有已未建夷統
兵到此之語雖事屬虛誕然人心不無搖惑
欲將蓋州東昌設防兵馬調赴岫巖金復設
防兵馬調赴黃骨島該道往來巡歷其間時
加簡練以爲四衛戶牖之防以爲數十萬軍
儲之衛再于寬叆鎮江等處量添兵馬以壯
聲援等情前東省撫按二臣俱有防海運之
設鑿鑿可行職查得寬叆去岫巖二百餘里
岫巖至海蓋僅百有餘里今寬叆兵力全無

萬一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騎由寬
叟趨岫巖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數十萬衛
至糗糧徒爲盜資海蓋道向來移海州旣係
東西通衢又方拮据輸輓金復金復巡歷恐
有鞭長之虞合于金復之間另添道臣一員
副總兵一員督前兵萬餘駐防海口外衛金
復內護登萊職查得遼陽水兵見有八百八
員名可以移駐黃骨島再于浙直等處調足
萬人而天津營原有沙唬戰船七十七隻刻

船三隻由水路三日可到今千總葉春情願
赴取所屬船隻并火器一應戰具相應准從
俟防守有功破格優擢抑職鰓鰓爲是慮者
非但防奴長驅也職前疏謂東檄抄花西結
虎慙今信使往來不絕于塗彼非孝子順孫
也三十九年虎酋無故犯搶穆家堡款後于
四十二年報前領賞忽又攻尅大安儻領兵
近邊窺見廣寧單虛已極別有異圖何以禦
之抄花差人上關送還陳經歷聞流言誑惑

而北徙遼西一帶諸虜屯住一旦蠢動東西
俱壞用夷之說不敢輕舉前許虎酋加賞事
至經半年兵部皆不具覆今錢糧不得湊手
彼犬羊可以空言縻之乎職又安得不亟請
也若經臣分派防守已有次第而鞍水海州
三岔河俱有重兵聯絡爲營以重遼陽之勢
又最急之着而萬全之策也職之所慮者兵
部以調兵爲苦戶部以湊餉爲難彼此推調
直至不可收拾而甘心以全盛金旣付于腥

筆邊 卷之三十一
羶之手曰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豈非不忠之甚而萬世罪人哉伏願

勅下兵部將應添兵馬作何征調卽爲具覆又查得宣府都司薛來胤勇略絕倫韜鈴素諳善於練兵精於火戰應加遊擊職銜赴廣寧督練新兵其添設道臣仍

勅吏部議覆施行

○兵科給事中薛鳳翔題爲閱臣啟行在邇制虜廟筭宜周敬陳第一要機以斬無負任使事竊惟

科臣閱邊之遣我

祖宗朝多有之厥後廢棄而不舉者非一朝一夕矣

於今奴酋不道我師敗潰遼左之半壁幾空

邊廷之肆欺日甚金錢耗而莫問功罪淆而

弗明卽如鐵嶺陷而猶冒死級以爲功北關

百北尅而未得金白之的耗所託重于科臣之一

皇上往閱者非尠鮮也今吏科給事中姚宗文奉

旨有日業已陞辭束裝矣宗文識練膽裕近復留

百弗心博訪遼左情狀破虜機括不啻聚米而籌

如在目中昨撫臣周永春疏請宗文作速出
關誠知其謀猷超卓樂與奏功前日

皇上十羊九牧之

旨此特爲太平無事載其清靜者言耳非所以語
變起倥惚燃眉剝膚急資羣策羣力之時也
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萬間之厦非一
木之支况禦虜重任又豈一手一足之辦哉
奴酋名雖犬羊其實豺虎今有豺虎爲羣咆
哮狂噬非多得虞人効智宣力其何以扼戾

蟲之吮而制其死命耶如止欲宗文至關而
返關外之主客情形必難責之射覆而中矣
昔趙充國漢宿將也漢宣欲征羗虜問以當
用兵幾何充國對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以充國之不能者遽欲宗文遙度而
嘗試之乎所願

皇上假以便宜令其相機進止苟有利于

社稷當無愛於髮膚斷不可徇於牧羊之

旨弗敢出關一步也至奴酋大入大利小入小利

試觀遼左孔棘之勢無異擐土塞潰堤也撫
臣欲激粃巴結虎慙爲以夷攻夷計此科臣
官應震按臣王象恒諄諄言之不趨再三詎
非今日第一機會之可乘哉然用夷之術得
力在間諜間諜之術得力在厚賄胡虜貪婪
非有以甚飽其欲恐無以大激其怒昔漢高
用陳平計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其所爲不
問出入平多以金縱及間卒以滅楚漢高不
惜多金爲間諜之費

皇上又何惜此阿堵物而不爲滅茵之用哉所願
勅下該部湊發多金利益不淺卽云帑藏匱乏向
日原議銀五萬兩爲數不多亦宜急爲設處
今宗文到彼與經撫商確持之爲餌事完銷
筭不然徒欲空手而行恐談天之舌不能如
朱提之刀也嗟嗟時不可失機不可遲時機
之會間不容髮國家今日疆場之壞大都坐
優游不斷需之一字誤事難挽往者决裂已
屬覆轍幸勿再誤尚自寬假曰奴茵一月不

舉料無遠志竊恐其來雖緩其毒益深猛獸
之欲搏也先縮其爪鷲鳥之將擊也必斂其
翼思念及此能無寒心已耶他如山海墻垣
之應築以固金湯旅順叅將之應復以防海
道鴨綠江之應設大將宿重兵以連朝鮮而
壯聲援皆諸臣言之鑿鑿可行者統祈

嚴勅閱臣細加規畫明白敷奏其于外攘內安兩
有攸賴在此行也可無更舉矣

○貴州道監察御史蕭毅中題爲中朝元氣日剝

邊疆危症難療懇乞

聖明速更前轍無致再誤事職初躋言路知

皇上必不禁職言亦何忌諱而不言竊惟天下大
勢如人身然血脉一滯肢體必痿元神少怯
邪毒立攻故外威必先內治邊釁未有不起
於中潰者今日之事倘只知遼禍之燎原而
不直窮禍本大創前非卽目前救遼或可幸
無恙然禍本未杜恐門庭有寇而舟中皆敵
天下之大可寒心者奚必獨在遼哉自古無

三十年不郊不廟不朝之天子乃從

皇上爲此創見創聞之事杲日不出終風且霾則
此三十年見天不見日之天下直是半醒半
夢之世界耳覲面之啟奏不聞紙上之疏達
有幾况啟事十不得一而急緩槩從停寢主
與臣相關通之精神主臣與天下相流注之
脉絡中槁外枯天下柰何而不亂也災異迭
見山河破碎此亂象也上下否隔百凡廢弛
此亂源也亂源不塞亂象難弭

皇上試思此何等時豈猶然晝寢夜酣時乎牀膚
已剝薪膽未勵不從雪恥之新憤振起積弛
之舊習天下事終不可爲矣

皇上誠猛然念曰往張差之變一見臣工面而洵
洵者立定此我行之旣效事也茲者削地之
辱何如觸瑟之儻斷斷乎非

御朝容策不足了此於是警蹕忽傳召對遍及進
閣臣而飭之曰中書政本爾六年相業今竟
何若乎擔當國家之事則縮首退避不爲禍

書通石畫 卷之三十一
三
敗國家之事則馬上催促爲之已往者姑置
不問今事急矣安所得救時之相向日會推
內除已點二臣外尚有可點用否會推外有
遺抑未推之禮卿爲輿論所共惜者尚有可
另推否閣臣對

天顏必不敢掩公論卽不然而職等採有通國公
議在具有觸邪白簡在憑有

九廟神靈在必不使一手障天舉朝短氣也進吏
呈上 部冢臣而諭之曰無事時循資用人多事日

何不稍破常格今草莽中有稱海內第一流者詞臣中有經濟饒聞者有謀議優長者俱宜不次擢用而輒云起廢難于轉石也詞林不肯越資也千萬人中纔得二三天挺英豪竟不能得其一臂之用則爾部拘拘資格之過耳且如邊陲多難則各邊撫并各邊道最宜擇人的宜久任蓋得人而久任使兵有實伍餉不虛冒邊事庶乎可振不然人以官爲傳舍官以職爲遽廬兵十不得二餉飽將不

飽兵再有奴酋各邊皆開鐵也進戶兵兩部而誠之曰戶職餉樞職兵平時則可分局有事則宜同舟戶部因兵定餉除額解加派搜括外須另講生財節用之道多方接濟無苦執拘倘有不足朕當以內帑益之至樞臣費餉徵兵須以調兵之精不精定各處發兵撫道將之職不職尤宜慎者有事之日擇將爲急更宜愷者山海一關脩備難緩戶兵部一心有大關係處又在愆愆閣臣之主持也進

臺省諸臣而命之曰昔洛蜀黨南北部禍人
國不小爾科道官從國家起念畏萬世清議
勿作權門鷹犬動抑正人勿分兩家門戶便
起私鬪夫事求其理之當耳人求其利于國
耳上殿不妨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可耳二三
十年泡影功名轉眼易盡千萬劫帶來良心
死當不易若舉念不問其心論人不問其品
私意橫中礙手輒伐曾不思時事至此如救
焚者但能撲滅烈焰何分恩仇儻同已者庇

管子通存書 卷之三十一 三四
異已者沮庸夫當關英雄束手不至顛覆

宗社不已天下公論出于臺省天下安危亦懸于

臺省勿以人國爲戲也

皇上若果有此番舉動則數十年汶閭乾坤忽爾
煥發於光明不必躬自拮据但使人各淬勵
臣工自是兢奮軍民無不怵舞卽外夷聞之
無不心懾膽慄者輪臺奉天幸有此悔今政
皇上用悔之日卽社稷有靈挽敗亡爲安全之日
循此者昌否則凶職愚不識避忌惟

聖明宥其狂戇鑒其朴忠職不勝竦惕待命之至
○山東巡撫王在晉謹揭邇緣東省兵虛職與按
院陳屢疏控聞蒙荷

聖鑒兩奉

明旨勅部作速議覆以固海防東人靡不手額稱
慶曰

聖明之厯念我東方若是其急也夫

嚴旨一而至再職宜靜聽部覆何容贅言乃奉
旨久之尚無成議奴以至強莫禦之勢遼以人離

垂敝之時其去登萊一間耳海防稍足自固
職何靳不爲數圖請益矧舉朝方畢慮於遼
聖明奚暇分餘力以顧我我亦胡爲自昧緩急與
遼左爭鳴顧揣時有萬萬不能已者自倭平
而東省旋議銷兵減汰過甚今經三調零卒
聖明無多向以三四萬人禦倭今以二三千兵備
虜有餘不足或相倍蓰腥羶習騎不習舟未
必舍陸而從海職固知之第聞奴酋昔年收
聖明我南兵今復納我叛將指麾調遣廣布腹心

據經畧疏遼左降將且及百員降兵何可勝
筭有如入犯不必虜自操舟烏龍江所造艦
豈終置之朽爛且我運泊岸旣資盜糧又藉
寇舟倘風色不順猝急不能開洋遠避勾攝
非難乘駕甚便不須強虜挾衆憑陵只一二
十船橫截海洋運道梗絕海溼驚惶獸奔豕
突聞風潰散視遼人之思遁殆有甚焉沿海
衛所軍丁分班入衛無人守堞城中僅草屋
十餘家頽垣零落跛羊可踰誰能櫻城固守

操戈相逐乎昔蘇文忠公狀奏云登州地近
北虜號爲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
帆奄至城下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
每歲四月遣兵戍龜磯至八月還以備不虞
屯兵常不下四五千於京師南京濟鄆兗單
等州差撥屯駐慶曆以後兵勢分弱致啟戎
心文忠之爲此議備虜也非備倭也元豐間
宋無金人之患而文忠已見及之未及四十
年而靖康虜寇東地方受害建炎二年金人

陷濰州知州韓浩通判朱廷傑死之紹興二
十一年虜復犯膠西李寶大戰於陳家島建
夷慣能海戰往事之明徵也今日建酋之強
不殊往昔而今日武備之弱大類宋人清河
撫順旣破奴不難問道疾馳乘船渡海恐遼
陽之截其後耳萬一遼陽不守則金復海蓋
直同破竹旅順揚帆半日卽及登萊矣此時
求兵不得索援不至我無輔車相倚之勢且
有肩背旣失之憂是棄遼併欲棄山左也徒

行而忘負擔之重登岸而忘及溺之危竊謂
謀國貴有全籌審勢必須兩顧青登萊三府
勢不得不添兵以固海防省會不得不添兵
以備接應德州臨清近京地面不可不宿重
兵以備入援蓋添兵可以讐四方乘機竊發
之盜賊又可以衛百萬軍興轉餉之漕渠東
方之扃鍵旣嚴可以強京師左臂南路之咽
喉謹守可以防胡馬長驅請以策遼之緒餘
策及山東及時整頓將來莫大之益也近見

各衙門條議可採者甚多內如聯屬朝鮮以
示犄角之形金復海蓋四衛遣大臣大將以
牽奴酋之後鴨綠江設鎮守統兵以存屬國
旅順設遊擊以護海運俱爲制勝防夷上策
遼東山左蓋兩利焉奴酋奸細聞之必按劍
而却步矣至如東省頻年洊饑地土拋荒目
前大旱無收萬分艱苦兵食之議全藉

廟廊主持別爲裁處新兵添設總伺部堂酌量議

覆職當奉

成命而行之未敢擅也爲此謹具揭

○巡按直隸御史董元儒題爲虎酋聲息甚緊

廟堂制禦宜蚤懇乞

聖斷速允撫臣之請發帑行間以急圖安攘大計
事本月初一日據永平兵備道袁應泰揭爲
夷情事准協守東路叅將姜弼手本據尖哨
口報稱役等於本年八月初十日奉差出口
跟同夷人相漢等前去行走十八日到于屬
夷頭目腦毛大營內住探東夷情形有腦毛

大向役等說稱前日虎墩兔慙徑自差了崔
吾榜什前去薊鎮各口上講了一番撫賞並
無許他一絲一線慙十分惱怒今傳調黑石
炭黃把都兒各莫台吉等大小頭兒三十個
共湊精兵達子十萬餘騎要去薊鎮講賞如
不依就要犯搶我再三再四的阻他不肯依
我我受着裏邊的

天恩苦苦勸他不從我也臉上無光慙今只等佛
爺開了光明就要于九月盡間擇日祭旗上

馬起身萬分是實你們快些回去說與裏邊知道隄備見我忠順好心我待他完了好事再去勸他只恐他少年性氣決意要去我就攔不住了等語隨差夷人孩子等六十騎伴送回還進口緣由備稟到協會報到道轉報到職該職看得自逆奴犯順以來調兵徵餉騷動宇內支東補西苦無長策以故聚旅而謀用夷制夷靡不以激發糶虎諸酋爲第一勝笑柰投骨息爭虛聲難喝又靡不以捐帑

行間爲第一急着撫臣以此陳控按臣以此
披瀝戶部屢疏叩

閣舉朝合喙爭鳴其勢誠急其情最切而

皇上堅塞聰聽寶吝錙銖悠悠忽忽槩置高閣得
無以邊報數日不至遂可厝火怡堂狎爲不
必然之慮乎今虎墩兔憨糾合部落三十家
擁聚精兵十萬餘擇日祭旗前來薊鎮挾賞
犯搶此尖哨楊安等直探夷營向頭目腦毛
大口授之語腦齒素稱效順又爲虎酋平日

取信其言益鑿鑿有據者萬一胡騎驟嘶逼
臨近關許賞不可堵拒不退不知

皇上猶得扃戶高臥置之罔聞否且沿邊諸虜處
處占風望影虎墩擾薊奴賊逼遼四郊烽火
齊達都門不知

皇上猶能懷金抱玉安然享用否當此燃眉剝膚
開之勢急爲救焚拯溺之圖計惟有陽示羈縻
陰用挑激庶可少遏犬羊狂焰徐收鷓蚌餘
利且遼撫疏內稱憨使已領諭帖去矣特在

聖衷厯念蚤沛

德音卽不能遽如戶部所請但得先發二百萬并
勅閱臣姚宗文便宜出關協同經撫二臣酌量緩
急相機舉事投之以必應啗之以樂從務令
虎酋歸我戎索便可遙奪狡奴膽魄遼左旣
藉聲援薊門頓息餘氛卽捐此五六十萬與
之不大愈于調將百十員徵兵十數萬乎夫
然後悉如撫臣周永春之言以二十萬慰勞
朝鮮以二十萬犒賞川兵與守遼將卒再以

百萬優卹陣亡家屬并弔問北關之子姓部落而一一周卹之將見此二百萬之擲銖兩毫末盡成投醪挾纊之賜夷夏軍民人懷敵愾禦侮之思未渙人心不聯自固方張士氣不鼓自振四方忠義聞風嚮應清撫開鐵可圖恢復遼存而薊得安枕薊安而

陵京無恙

聖子神孫億萬斯年長享富貴於無窮更何愛於朽蠹長物而戀戀不割甘受賊夷之憑陵自

貽藉寇資盜之隱禍哉時不可失機不容髮
圖之蚤而斷之決惟我

皇上一念轉移間不然東西交訐遼薊並危靖康
覆轍殷鑒不遠天下事有非職今日所忍言
者矣伏乞

大奮乾斷立賜允行邊疆幸甚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儒學生員張光朝題爲東
陲告急固本預防以安內攘外事謹按奴酋
蓄謀旣久勢且猖獗况已破北關去其所忌

善道碑畫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遼左孔亟危如累棊幸

皇上惕然圖維諸臣因事納忠策之詳矣朝竊以
今之所患不在籓籬而在堂奧不在具文而
在根本不在無將無兵無餉而在人情之渙
散也言路之齟齬也任事之掣肘也頽靡之
難振也爲今之計宜深思熟處以爲制治未
亂之圖無臨事章皇以致萬有一失之變謹
摠愚忠上陳時宜六事敢附芻蕘以祈採擇
一曰固要害之地今虜不卽乘勝長驅以遼陽

有備或將出吾不意也兵法城有所不攻途
有所不由安知彼不虛聲恐喝牽制我軍而
率精銳從喜峯古北趨遵薊密雲以出吾左
臂又何知不連引西北虜從宣府居庸超易
保定或從大同趨鴈門以斷吾右臂又安知
彼不舟師直抵天津登海諸州以扼我咽喉
從遼山海入者正道也從薊密來者間道也
從宣大來者迂道也從涉海來者險道也四
路一失卽通德臨清必危京師隔絕兩不相

救此時尚可爲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故今日沿邊海諸戍雖已萬分戒
嚴而更宜加意者也

一曰廣人才之路夫時平則人慕爵祿有事則
士重功名况長才異能之士不必能彎弓對
策又不必肯從召募若限以武科召募則孫
吳韓白之流退矣要在虚心延攬折節諮求
或蒐羅於薦舉務得真才或徵聘於隱逸不
遺卑賤諸凡抱籌略明陰陽以至一技一藝

之長奇書秘授之術皆得自達隨才器使必盡其用上竭誠以求下捐軀以赴朽骨千金神駿自出此今所宜亟圖者也

一曰開贖罪之門夫功罪可相准古有用敗軍之將反以成功赦盜馬之臣因而脫難者作奸犯科之中未必無慷慨智勇之儔仗節殉義之士也今需才至急竊謂凡負罪悔過願立功輸邊自効者原其情事而使之錄其功棄其罪則感恩者奮矣

一曰廣積儲之實夫民以食爲本今東南民力已竭兼水潦頻災小民懸罄卒然有急何以支吾宜令郡縣便宜設處脩舉常平要法告糴於豐驗之鄉貯積於歲歉之地價不騰踊民無枵腹卽有萬一之虞可免流離之嘆矣

一曰精訓練之方夫資糧不厚難以募兵恩威不行難以訓練訓練之要豈僅僅左右進退金鼓旌旗砲號之節而已謂宜精選教頭時時習練十人教成百人百人教成千人若長

器短器火器之各有所精車戰步戰水戰之
各有所便山林險阻平野之各有所利用正
出奇設伏之各有所宜平時了然指掌臨用
自合神機更能將得士心兵得將意如指臂
相使若子弟之衛父兄以之禦敵無不勝矣
一曰預城守之備夫承平日久武備浸弛畿輔
尚然他可知矣倘一朝告變能不望風披靡
哉謂宜移檄郡縣各得以便宜募兵練習繕
脩城隍飭治器械仍於各所屬地方行保家

之法十家爲甲每甲有長稽其本業授之兵
杖申連坐之禁使之家與家相檢甲與甲相
護以防異言異服作奸爲盜之人有司以時
按其武藝而獎勵之平居可以保安有事可
以徵發矣右所陳六事要畧言之者似涉常
談行之者每循故事苟非真心實行何能見
效責成然揆其大綱以才爲本有桑孔劉晏
之臣不憂財之不富有張韓武穆之將何慮
兵之不強若專大將之權則決機呼吸不以

遙制而敗其謀厚軍資之費則重關民社不以纖嗇而撓其筭推誠委任可以聯豪傑之心賞罰嚴明足以壯三軍之氣此在皇上處置得宜大臣佐理妙用非朝鄙陋所敢知也朝廷懦賤儒無關言責至於忠誠之義率土皆臣萬一可少佐

廟謨亦草介微臣惓惓之極懌也伏乞詳酌施行○管理練軍事務徐光啟題爲時勢極迫極窘微聖臣甚拙甚迂量力知難恐致誤國懇祈速賜

聖斷以重防禦事臣自受

命以來條陳習練事宜已經再疏各部司覆候

明旨企踵以待久矣臣疏中所言軍餉器甲等事

不無多費金錢者非敢以此難部臣也兵家

所貴知彼知己兩年訪問知奴賊器甲事事

堅利奴賊兵馬人人精勇假如棋逢高手豈

容漫應必須筭定勝之妙着遠東三路敗衄

正以漫應失之今日欲求破賊苟非良將精

兵堅甲利器必無勝理臣之前疏已嘗再四

陳說所以條款內開載器甲價值兵士糧餉皆於優厚之中尋求節省酌量中數然而計部堂屬茫無以應者非其不欲實不能也且臣與商確不過議兵二萬耳况進於此其難又何如哉臣復思

祖宗兵制爲防禦都城計者非不備具在內則有京營在外則有四鎮豈爲平時觀美亦將以應敵備患也總緣兵久不用人不服習費薄皇上故器不堅好餉薄故士無選銳今言未幾

皇上特募新兵委臣練習豈非俯採臣言欲求選
練之士堪以破賊立功者哉然而時不足費
不厚欲求精兵利器臣以爲必不可得也今
部臣計無復之或將勉強支持兵士受此薄
餉亦只苟延殘喘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改更
新如此三年五年亦復朽鈍怯懦如常而已
又安用臣爲哉不惟無用此官亦無用此兵
蓋有此官卽有官之費有此兵卽有兵之費
總來無益不如省之爲愈也譬如人家前堂

後室業已巍然整飭止因年久頽廢欲於庭院之中別構一室求勝於前必須工料備足然後可耳如其貧難空詘東那西湊新不成新舊不成舊不如并此工料脩整舊宅猶爲得策矣臣今一身四虛無着候

命再旬延頸垂手無一事可作欲作一事必須金錢不比舊設衙門尚有故事可循徐圖整頓也若此因循積久無論棄可爲之日力貽猝至之重憂即使僥天之幸遼東可守虜未長

驅臣統此罷弱之兵虛粧門面濫叨榮寵亦
非臣初志也儻謂遼東爲急都城爲緩則此
兵可以無設若言不必厚餉精卒不須堅甲
利器但得其人自成勝局臨期應敵不須與
鬪實力別可出奇制勝若此異才求諸中外
臣僚定可多得如臣迂拙實非其人且臣言
具在若其可用則是必然之畫宜見施行若
不可用則是不移之愚奚堪委任正如草澤
醫人自言有方可以愈疾主人信之遽加厚

待及至立方攢藥卽主伯亞旅共須商確覺
其可服便應服之覺不可服則宜棄其藥遣
其人奪其精別命良醫以求治療不容置之
用舍之間因循須暇使病益深也若云不必
用彼方藥但令擔此重任他日病不可治將
使獨當其辜如此計事豈不大謬乎伏望

皇上速賜電決如行臣之言卽乞

勅下戶工二部會議斟酌計處如臣題請之數用
以造器給餉務求別有着落不與遠餉相干

此外有臣前疏條陳建造敵臺設置大砲一
事無論薊鎮已有成驗卽寧夏沙湃地方全
藉此臺虜不敢窺樞臣黃嘉善楊應聘所親
試其管工將官辛志德與臣所薦遊擊趙鳳
岐皆可召用又見按臣王象恒議守通州見
行題請諸臣之言與臣所議若論守禦上策
其議一也若蒙再

勅該部議處料價建立此事是費萬人一年之餉
可當十萬雄兵抑且萬年永賴新兵之費可

以大段減省若臣言不可用之卽望

聖明別簡賢能使速任事以振威嚴以圖鞏固至
如臣之不才虛受

聖恩超資躡進未効鉛刀之用已成躍冶之金反
已懷慙義難就列并祈速賜罷斥庶臣之分
義安而臣亦安矣

○工科給事中祝耀祖題爲調遣紀律當嚴防禦
關隘宜審謹摘其至要懇乞

聖斷以奠民生以壯軍威事今天下徵調四出奉

聖朝行苟且其統衆非良將沿途驛騷而鷄犬爲
之不寧間闖常苦有兵其充數多乞兒偏能
○工闖掠而戰陣非所習聞遠陽嘗苦無兵且安
家行糧之費動糜金錢而募補月餉之支難
塞江海則兵之調也卽以一當十猶不足以
聖恩當奴之一柰何以羣羊虛稱虎賁項晉兵禦
人自晝與宣兵恇不勝衣地方官忠義謂何
敢以國事爲兒戲也今而後宜責成于各處
撫按官凡調援兵及統兵將領到關之日

勅令總督同閱視科臣逐名查點果係精銳堪戰
方許出關否則汰回勒限選補并總稽各處
援兵實數其勇怯相半及怯十七而勇二三
者撫按官分別叅處爲人臣誤國者之戒至
將領約束不嚴所至擾害輕則捆打重則禡
革斷乎不少假借而啟行旣領安家則行糧
不得預給恐先時耗費無以糊口宜照蜀撫
按例行糧與官總領或三日五日一給則朝
夕取諸所有而飽足不覲其他矧隊各有長

動稟於管押之嚴而行逐其侶無越於先後
之畔此謂兵有節制雖寡亦強今經畧獨稱
有蜀兵之勁而可恃以無恐則撫按號令嚴
肅與將領步伍整齊何可不紀錄優敘以爲
四方勸也此法行庶乎調一兵不受兵之害
有一兵收一兵之用卽不多兵而兵自足以
禦敵且不糜餉而餉益足以養兵也至於要
害之守聯絡之策無如撫臣周永春一疏切
中肯綮先是職與臺臣王象恒面相籌度謂

奴目前不攻遼陽計必窺海蓋四衛糧草也
聚出我不意而先爲燒絕則遼陽坐困今觀
道臣康應乾緝獲奸細黃子要扮成女人用
綿花包火意圖燬草又供奴酋同李永芳商
議先搶海州以斷糧草軍馬後路是狡奴情
形何常不在人意中宜速用撫臣言以劉孔
胤守海州麻承恩守三岔河各宿重兵萬餘
使聲勢爲倚而首尾相應則遼陽將有四維
之勢必不折而入于奴至添設道臣一員副

總兵一員外衛金復內護登萊洵稱碩畫而
職尚謂彈壓諸將護衛內外非用大臣不可
且從來督理糧餉例遣戶部一侍郎則劑量
多寡官專無侵而稽核弊蠹權重不撓雖天
津督餉見有侍郎李長庚然其制內地之羸
而輸之遼左不及防海寇之乘而斷其右臂
是必兩處俱有大臣督運防運而後緩急有
濟禍患無虞且芝蔴灣水陸並輸得協力以
圖其成而烏龍江造船有據先伐謀而制其

勝平時控御道鎮以張犄角之形遇警督率
官兵愈壯折衝之勢此等關係使兩河要害
與山左聲援項背相屬臂指易使度非道臣
所能辦若科臣官應震灑灑言之真兒添設
大臣倚毗不淺謂宜同撫臣疏叅酌復請道
出萬全他如慰勞朝鮮以堅屬國之翼戴弔
問北關而集未散之部夷東連抄巴西結虎
慙批所易怒餌以樂從俾陰入吾彀中而共
縛奴掌土此惟閣臣姚宗文慧識遠猷駕馭

有餘地焉又何不假以便宜而拘攣不出關也但使貪使詐用謀誘自非多金束手莫措皇上及今不發內帑直待藉寇兵資盜糧嗟何及矣蓋燎原之勢挽河撲滅已無救于焦頭猶然燕雀是娛將不戢自焚又豈臣子所忍言哉伏惟

皇上宥職狂瞽槩賜施行

○順天府儒學教授今陞南京國子監學錄喬拱璧題爲國勢日危

聖聰日蔽直陳禍福以效孤忠事臣一介書生謬
廁科名一紀于茲矣試之邑吏鞅掌無裨量
移部曹素飡罔效退而伏于青氊苜蓿之間
茲備員南雍指日陛辭行矣踈遠小臣寧不
知自揣乃啾啾妄言以取出位之罪顧臣嘗
讀宋史王黼梁師成等相比爲奸廟謨失策
金人南犯宋祚傾危太學生陳東慨然伏闕
上書臣今竊祿師儒之官
陛下方責臣以範士覩此時艱忠憤一念誼何敢

自後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惟

陛下不知憂國憂民行將有奉天靖康之禍辱且及矣臣與其貪生避死處小朝廷以求活曷若自効一言盡忠以報

陛下乎自古未有

聖明之君重金寶而輕宗社者亦未有賢智之主信內侍而疑羣臣者遼事危急至此言事諸臣披忠效款之牘痛哭流涕之語既滿公車陛下何不省覽甚且百官叩闕累日

陛下猶沉酣宴安俾晝作夜不出與大小臣工亟
圖所以保安弭患之策豈以經畧一臣遂能
制奴酋乎豈以遼陽一隅可有可無乎豈以
二三大臣緩急可倚乎豈以羽林十萬可衛
神京乎豈以四方勤王有呼必應乎豈以各省
田賦尚可加徵乎豈以左右近習諛言足信
乎豈以崇階美秩可羈縻朝士乎豈以內帑
充盈可常保不失乎不知經臣熊廷弼雖授
尚方之劍無奈人心渙散兵餉不繼戰守無

備內外無援觀其大勢久去一疏上下解體
一時整頓無及經畧亦難獨特矣萬一遼陽
不保則山海薊鎮遂成破竹之勢切恐戎馬
未及都城而已先有內變矣中外臣工心知
其危者十人而九顧事權旣不在握卽間有
矢口而談者亦且等于過耳之風無當緩急
乃二三大臣享

陛下高爵厚祿捐軀報國宜何如者豈意蔽賢固
寵者日在醉夢坐視神州陸沉力詘計窮者

遇事請張自塞請帑之路隨人遷就者中無
定見徒虛帷幄之籌大臣寧足倚耶臣初上
公車及見操班軍士尚有持弓挾矢者雖敝
壞不堪軍容猶在邇年惟見人執一柳棍其
端或着數寸釘便爲利器試問以坐作進止
之方攻圍擊刺之法孰有知之且充是役者
皆市廛傭販與長班水夫之類果可使之執
干戈以衛社稷抑能制挺以撻賊也羽林奚
足用耶四方忠義之士豈無勤王效順者然

必有以激勸之庶幾人思挾纊之恩甘心赴敵以死頃者西晉四千衆奉檄先集都門兵部不爲安插戶部不給糗糧向微該省撫臣預備千金散給幾爲涇源之續矣是尚可以招徠後至乎天下止此物力今民窮于賦役財竭于稅監征倭之稅未蠲征奴之餉復派灾荒游至苛政日煩十室九空民不堪命是尚可以加賦乎刑餘近習匪教匪誨彼知

陛下厭聞邊事一惟阿承取悅苟圖目前富貴安

計存亾遠慮今遼左喪師失地罪同罰異人
言李維翰李如栢李如楨輦金厚賄左右以
至羣臣奏疏未得盡達

御前如蘆受等且恐連坐通夷前罪共相蒙蔽中
外揆隔禍本于此近聞此曹各令家屬賚厚
貲于江南置買田宅預思爲播遷之計此其
設心不過爲裴寂爲童貫爲王振諸人而已
其言果足信否平時臺省津要人人艷慕今
日者䟽多中格事多掣肘時事漸不可爲惟

恐責任所羈乞身觀望者比比皆是

陛下雖持考選之命印劄不予羣臣亦無羶慕之
矣試觀兩咨考選有一候命者乎前代鹿臺
鉅橋之蓄瓊林大盈之積未嘗不爲子孫千
百年計一旦時移世改徒爲敵寇資

陛下雖擁帑萬萬人心一散孰爲守者蓋多藏厚
亾自古明鑒

陛下何見之不蚤也昔唐太宗置弘文館日與諸
臣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竟開三百鴻基

秦二世爲趙高所惑深居宮禁盜賊蜂起長
史欣奏事司馬門三日不報不旋踵而從兵
已入咸陽矣臣願
陛下爲太宗不願
陛下爲二世也漢武傾竭帑藏犁庭漠北卒致渾
邪入朝呼韓稽首桓靈之時小人諂進政化
日損鬻獄賣官財貨公行不轉睫而奸雄四
起漢鼎潛移矣臣願

陛下爲孝武不願

卷之三十一
四八
陛下爲桓靈也當此天地板蕩宇宙乖離四夷啟
疆大寇已入門庭

九廟神靈且將震驚豈容

陛下久擁不貲之富深居高拱之宮請出

御文華殿召文武大小臣工諭各陳所見果有傑
出之才文臣有如李綱趙鼎于謙者責以城
守事宜武臣如張韓劉岳戚繼光者便當擢
以不次速令出關或用以扼要或藉爲聲援
用壯遼陽之膽堅河西之防仍下詔四方有

能勤王赴義者責成諸省撫按犒勞遣行星
馳入衛道過水次諸倉請人給儲粟則士有
宿飽人人思奮

諭貴戚勛臣暫止花石土木工作捐私蓄助軍需
諭戶部傳檄各省藩司運司將老庫存留并郡邑
積谷入官還官銀兩各借一半速解餉司如
近日河南事例

諭兵部馬上督催召募新兵沿途不得騷擾仍預
備衣糧以待其至卽分地安插歸伍其下第

武舉不妨廣行蒐羅錄用則數千赳赳武士
兼以家丁足當雄兵數萬以之隸于新營令
督率操練招至新兵必有可觀豈不逸而有
成倘虞俸餉不足請以沙汰京營老弱口糧
月給三石或令更班自往通儲關領其住扎
營房必得千有餘間一時葢造未及臣見安
定門外車房鱗次半爲虛設請以車輪三五
歸併一室便可棲息萬人更有繼至者則四
郊各寺院亦可暫屯

諭工部速將通灣竹木近郊磚石搬運入城蓋此
等散漫盡爲攻具歛之皆足爲守具也其盈
甲兵仗火器當及時修補以給新營聞之內
庫收貯硝黃大半皆插和鹽土曾無四分足
用舊者固不可問兵興之際不可不責以實
効也至若罔寺之馬價匱乏當清理御馬監
之冗耗以協濟之庶緩急相周得官府一體
之義竊觀戎政尚書黃克纘機謀調度詞臣
徐光啟諳練韜鈴科臣姚宗文精深方畧誠

當今之韓范禁中之頗牧也

皇上皆簡而任之良得其人矣但事權中握雖武
穆不能成功糧運不給雖孔明不能遠駕旣
委以軍國重任當使之展布裕如儻復有所
牽制使不得盡智竭忠不亦負

陛下知人善任耶至于軍需所急莫過甲仗兵器
舊者皆不堪用非另造不可軍餉不貲計窮
搜括錢法一項亦可稍濟一二顧兩者材料
惟南方羽箭羽角銅鐵爐匠種種精便請于

兵工二部各選精勤一二任事之臣開局于蕪湖清江兩地製造鼓鑄陸續解京接濟度幾軍需不匱甲堅兵利不徒以卒予敵也當此災沴洊至國勢傾危正

陛下當撤樂減膳之時而況內府儲蓄陳陳相因乃不顧民窮財盡上供日急貂璫橫索徒竭四方物力以滋朽蠹此何益于

陛下也請將各省織造蘇杭之布江右之瓷蜀中之扇暫行停止改折助餉其他如內外冗員

宜汰戶工二部開納事例銀兩半爲奸胥乾
沒有名無實請專責成臺省一爲清刷則軍
不患不足至于增置閣員尤爲救時急務已
推及者點用未舉者芘求俾根本重地名賢
畢集時論處分軍國重事則立見擔當經濟
使中外咸知有所倚賴尤願大臣和衷博採
去黨同伐異之私羣臣戮力同心捐分曹聚
訟之議庶幾人心離可復合國勢危而復安
不獨大小臣工不負

陛下知遇

陛下亦得以謝

八宗在天之靈矣

○提督學校御史周師旦題爲

天討幸已恭行軍事尚無完策懇惟特賜

宸斷以昭威稜以靖封疆事竊自遼左養寇三十

餘年致奴酋假息遊魂寢有今日

皇上赫然震怒載興師旅以討不庭豈不爲鞭弭

皇土四夷之盛舉哉且

睿思獨斷超格用一熊廷弼以主闔外自廷弼用
宗濬而遼左氣色日益精明人心日益疑固中外
天祐臣民孰不頌

皇上知人善任使卽建一楊鎬而當事文武諸臣
入宗皆累息而不敢爲玩固知

皇上畱神邊務卓有振揚乃臣猶鯁鯁過計也得
聖下無仁賢未盡用罪人尚漏網兵若餉尚厯

聖九重之宵旰歟夫有賢不用是謂國鬱縱過以

傷法則姦門開是謂國蠹積貯不足恃緩急
是謂國窘負雷霆之勇烈不足鋪戎行是謂
國弱有一于此已爲危形况四者兼湊一時
更值國有大討若何不諭于圖成之算也蓋
自大府少府如掃主計者于是急爲搜括爲
那移爲捐助爲加派瓶竭壘耻後將何繼顧
民力之乾耗極矣連年水暵奇菑所在見告
皇上卽正賦尙虞見逋而况復誅求額外恐鎔銖
億萬反爲捐助者潤橐而民間賣鬻男女置

若罔聞重可念也土崩瓦解之禍胡不聞焉
皇上猶擁之以自封乎夫大內黃白充盈不過塵
土長物當此軍興告劇正宜盡渙之以貽挾
纒何爲小子大恡堅不可啓萬目所視孰能
忍懷豈其不鑒于瓊林之轍而甘心撲滿若
此夫以軍餉若茲之艱也是當何如清楚何
如沾漑乃解運關給者旣泄無統紀掌管尺
籍者又肆爲侵牟倘查覈得實卽顯繩以三
尺夫奚疑何爲一切相于寬貸徒使主客諸

鐵衣枵腹膚疥愁忿無寥蹈戈鋌于白肉而
日苦饑寒扼虎狼以赤拳而羣思解散此其
事勢尙可待其罪尙可赦耶夫兵自清勾不
能行抽丁選實又不敢行則惟有言名募與
徵調二策但前之徵調者半設爲青燐其所
存焉無幾今虎符四下人多枳足不前而各
鎮又以固吾圉爲解多取則少發急取則緩
發且已調者復告憊于京師方調者必釀覺
于獠獍驚而且聞何以謀國于是惟以名募

爲最一着夫名募之善者不過曰厚直以鼓
其集速月廩以樂其驅給安家以慰其內顧
而已然業產丘峙丁廣且行者寧肯揀一死
以易數鍰不過壁立貧兒市廛游手或官司
強勒或暫圖餬口以應上命其躑健碩壯者
幾何力弩數石者幾何疆抗足疾者幾何武
藝軼格者幾何其輕勇跳盪敢于格鬪者又
幾何且慮中道烏飛空費官帑安可不詳爲
計者戚繼光著有選兵法極稱精秘須着意

倣行庶幾兵有真兵耳兵旣集則訓練爲急矣大都夷虜不能布奇惟元人乃知用幹腹用擣虛用示遠用穿轍其餘不過衝突遮復合圖把稍而已我之操習正當熟諳彼長知堅瑕以制其敝乃今之所爲訓練者臣知之矣祇能襲其形似擺一四門方陣其金鼓震也旗幟翩翩也左此而右彼賞罰錯然也問之兵兵不知其故也問之將將亦不知其故也卒然有警則又改爲一堵墻溝其地而塹

之置火器其上奈軍士脚跟不定每欲望敵
先潰猶然金鼓也而耳不聞猶然旗幟也而
目不見猶然左右也而心不知故虜每見其
營脚動卽撲馬直前刃矢兩下我兵率自相
躡轢以死不然或深入而落伏或少騁而被
圍是可爲訓練乎前總兵周尚文與俺答阿
不孩對壘于石砭村鏖戰兩日大至克捷復
合戰于饅頭山亦殺傷過當此獨非邊兵乎
意平昔所爲教演者當另有步伐不徒如今

日畫餅也遼中諸將帥亦知其畧否倘不急
返此道卽渠犀百萬奚爲而其要尤在明賞
罰按軍法賞與罰輕重原自較然故威克愛
者始可爲大將彼經臣方畧素嫻諒已饒辦
之矣據經臣請盈甲器械火藥俱已蒙

俞旨給發但思庫藏旣久率多敝惡卽發去亦未
必得實用況我之函鎧矛戟前已盡擲奴中
故奴士馬皆全裝心固而敢戰而我軍甲不
堅密與袒裼同器不犀利與徒跣同欲驅肌

肉以冒鋒鏑其安能格臣謂甲有五種總不如兩截暗甲有完盛有三種總不如牛心盛爲完鎗刀有五種總不如久練精鐵爲完弓箭有三十八種總不如大小相準勁迅善入者爲完故有則仍舊無則更新切勿執彼朽綻棄我蹶張徒以虛器賈餘帑也中國長技無如火器查兵制每隊火器手五名原設有定額及試之戎行率鮮成效者則以器具之劣與教演之生疎也須鎗砲俱用堅好毋令

以炸裂取敗更廉諸軍中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是役每當操練時抽取各隊火器手互相持放使其高下不爽累黍左右必擬睂睫則應機一發當者無不糜爛而火器乃收奇績矣進此者其惟間諜乎兵家以間諜爲微妙鬼神所不可知也故曰事莫親于間機莫密于間賞莫厚于間聞奴酋先間劉杜二帥竟墮其術何犬羊能然而我不能然彼江夷南閩諸部落外雖讐于強威中實憐于骨

髓如內間一法極爲肯綮軍中豈無譎詐奇
謀之士機閑深奧可與領此者我誠不惜厚
賞募而撫之俾得洞知敵情使其腹心互相
猜忌誠爲制勝要訣可賢于十萬師何難繫
奴頸而梟之塞下至奴遣內應遣吠探遣回
鄉人口爲細作無在不布滿乃我自撫順邊
外奴事邈如隔世其奴之鬼謀也不知其某
期闌入也不知某某地犯順也不知直待軍
至某城堡始臨時倉皇具報迨援兵來集而

門已開矣城中人已遭屠掠矣從來有此兵
機乎夫奴能以夷人用漢人而我不能以漢
人用夷人舛也然尚有可誘者曰非我族類
但漢人既肯爲奴用豈盡不肯爲我用而我
竟不能爲用舛之舛也況奴酋帳下皆漢人
此輩不過多得錢耳其慾可啗也乃曾不見
有策出此者豈無可用之人乎抑無用人之
人乎如姦人賈朝輔奴酋方用爲偵探而彼
反輸寫情實爲經臣用是可謂得因間法惟

是奴酋攻陷北關欲絕轡而南轉攻遼瀋其
氛甚惡我能堵而截諸隘乎恐不能能連吼
數營于城外聚甲而殲旃恐又不能則惟有
嬰城固守耳而奴或環圍以困無雲梯輶輻
以乘我到處內薄以亂我地道以伺我火車
火星以警我內應以謀我此當作何預備擇
何便利諒諸將士中必能曉此何無過慮顧
守城有五全以器械具人少粟多爲勝筭今
器械不備矣糧寡矣人衆矣皆犯守城之所

忌其勢甚危以危勢御惡氛其何能淑彼當
國諸臣可不速爲處置以救焦焚之意耶然
其要惟在于論將夫古來名將今誠不敢望
第今之將遼者匪直爲三軍司命實且爲三
韓司命何爲一無長之李如栢十不堪之李
如楨當時獨抗衆議用之致兄弟相繼登壇
敗乃公事此其中當作何解卽令京城練兵
諸將尙多齷齪庸才而據授之以旌門重寄
又當作何解豈其泥于求舊之議乎則韓信

非舊名也李靖非舊德也郭子儀非舊勳也
衛青非舊族也或以李氏與奴酋素有姻緣
姑遷就出此不知畧有遷就便誤矣一誤再
誤豈容三誤今日李氏外各邊握虎符者豈
繫無人卽偏裨虞校以下又豈繫無人要在
搏採精選之如繩以五才五謹恐難于全瑜
如窮以五危十過恐不無寸朽惟于見任中
威名素著或智勇淵沉者隨才簡擢責其成
功不必掣以文法不必苛以小挫使得舒展

志氣以盡所長又如宋藝祖之假其權豐其財每示殊異以寵之當必有虓虎名戎出而犁建州之穴者何又沾沾李氏與無用之廢將爲乃臣于邊軍亦有過慮焉夫邊軍名額雖煩爲家丁正兵尖兒手俱能矯弦矢以供敵愾其餘則力不能發雕翎技不能閑芟舍臣前閱視疏已詳言之及遡之亦自有故蓋塞下大小諸戎臣非自致也率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否者卽尉繚穰苴不過一赤

脚健兒執韉矢走馬足下安得一夢其羽旄
迨班符受事收責者已輻輳其門債帥窘無
所出隨取償于各軍士脫籍者全攫持戟者
半攫軍士皮骨一空而彼且訑訑曰不如是
不足以忠所市也教孫升木誰執其咎兼之
謀身家謀結納穢念又并起凡伍安得不虛
武備安得不壞而要自源本之不清始臣感
慨于中久矣卽部臣解經傳發杜逢春一事
足爲左券倘人皆介守知經傳邊事尚可爲

也惟願共相滌濯以洗前垢而已統望
皇上嚴加申飭令諸臣同心整理兵餉共襄撻伐
更蘄槩補大僚盡下科道立建李維翰李如
栢正法則收頗牧于禁中張紀綱于塞外卽
鞭弭四夷可矣何有一東方之小醜哉臣憂
時感事不敢不披瀝以畢縷縷之愚伏乞

聖明省覽

籌遼碩畫卷三十一終